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于少保萃忠傳
第四回 同仁里夫妻合巹 山東旅將相奇逢

何家老嫗因見于公留名鎮壓邪怪，救好其女，心中暗想：此人有此奇異，必定非常，即到堂前對何老曰：「前日所見於秀才之容貌，決非凡品。且又蒙他救女兒之命，足見他英氣所感，邪怪亦且畏他，日後必然顯達。奈吾女已許王家，難以再議。我思得董家外孫女，端莊有福，何不說與他為妻。況我女婿董鏞又是進士出身，家資頗厚，止生此女。若去說親，無不諧矣！」何老聞之，心中甚喜，曰：「我前者設席待他，已有心問他曾有親否，彼言尚未，或者是姻緣，也未可知。若果應成，不枉了我夫妻識人。明日正是吉辰，吾就去議。」何老果然明日早晨到于公家來，適值于公眾友請去完前日湖中之席，不在家中。其父彥昭忙出迎進。禮畢，何老深謝曰：「前者多蒙令郎驅馱妖邪，小女身康，感情不淺。今日老拙一來叩謝，二來特送一佳偶與郎君，未知肯容納否？」彥昭答曰：「只恐家寒難以仰攀。」何老曰：「兩姓皆是名門，不必太謙。此女非別人，就是老拙外孫女，故敢斗膽作伐。但小婿董鏞為効當道被黜，為山東教官，奈無子嗣，惟有此女。老拙見令郎人才英俊，異日必然大發。且小婿亦素仰重令郎，莫嫌卑陋，勿卻幸荷。」彥昭曰：「只恐家寒，一時乏聘，難以相求。」何老曰：「不必過謙，但求一釵為聘。小婿些少家資，自行嫁贈，萬勿見卻。」公父見何老來意甚誠，即時允諾。何老辭歸，與嫗說知，心中甚喜。于公父親選日行聘，擇日成親。果然董氏夫人嫁到於門，孝敬公姑，親主中饋。宗族稱其賢，鄉里羨其德。

于公岳丈董鏞因到山東作教，將及半年，朝廷命下，升為永豐縣知縣。未及到任，不期患病身故。董公雖有一子，尚在襁褓，無人搬喪回葬。何老與諸親皆來浼于公一行。于公乃帶二僕于康、于淳，拜辭父母諸親，多帶盤費，往北而行。經過蘇州，遂到徐理舊館相探，致謝徐、段二友。徐、段見公臨甚喜，曰：「往年多蒙指教，不覺又間闊兩年矣。今日何幸到來，甚慰鄙懷。」于公把從別後諸友相留，畢姻後因岳丈病故，特往山東搬喪，便道經過，特來拜訪之意，一一詳敘。徐、段二人曰：「不知兄畢姻，又喪了令岳，種種缺禮，負罪良多。」欲留公數日，公力辭要行。徐、段不敢強留，俱送贖賻之儀而別。

徐、段二人送公一程，回到館中，此時烏全真亦回到坐下。徐、段二人問曰：「仙長連日何往？」烏元運曰：「小道連日在嘉興遊戲。」就問曰：「今日二兄出外何幹？」徐理曰：「就是日常所言於廷益兄，為搬岳丈之喪，以此經過，特會一面，以敘間闊。因今別去，特送一程而回。烏元運見說，連頓足曰：「吾正欲見他，只是無緣難會了。罷了，罷了！吾之劫必勞二公矣。」

明日晚間，烏道對二人曰：「今夜吾要與二兄同榻而臥，某當居中。」又囑曰：「夜間若有大雷雨震動，二兄諒不畏懼。切不可起身，事亦無害。」二人見說，只得依允。三人共榻。徐、段二人心下疑惑，不知為何。時值三更，忽然雷雨大作，閃電交加，霹靂之聲，若將打下而又止者數次。忽聽得空中道：「快下手，快下手！」又聽得人道：「下手不得，恐驚動內外貴人，反取罪戾。」沸沸嚷嚷多時，又聽得說：「罷了，罷了。又被他閃過一難矣。」

少刻風清雨息，將至天明，烏道起來相謝徐、段二人。二人問曰：「夜間這景態，不知為何？」烏全真曰：「昨夜之事，此乃天真雷火之劫也。某因參識元機，頗能吐氣納元，修真養性，煉陰濟陽，但未能升舉為恨。今幸延過三甲子，某貌如壯年，亦可謂造到全真之境。但遇一甲，必有天降雷火，霹靂交加，打竊天地元炁之人。此時必須明心見性，預算甲子年、月、日、時，使真火寂靜，則天火難加矣。昨夜即是某又逢一甲之日，仗二兄貴人，正是少年元神足備，不為驚駭所動，因此暫借庇過此劫。」即於袖中取出一卷秘書，度於二人曰：「某在此相擾年餘，無以為報。此書非但能擊雲降雨，亦可以解難脫厄，聊為共處相酬之意。」先顧徐理曰：「公大貴，必有大難，是術可擾。唐兄真誠無慮。」仍再三叮囑，此書法不可輕泄，輕泄者必受天譴。復謂理曰：「他年金齒相逢也。」言畢，烏道即拂衣而去，飄然長往，不知所之。

徐、唐二人自得了秘書，在館中演習，得其元妙。唐段民即於是年得中鄉科，明年登第。徐理直至宣德丙午年中鄉試，次年亦中會魁。

不談二公登第後事，且談于公自別徐、段二人，離了蘇州，來到山東青州地面。忽聞得人人亂傳道，近有妖婦唐賽兒作亂，占奪了青州並萊陽等縣。過往客商不得前進，恐防有害。于公聞言不敢前進，即喚于康尋一寬大客店安身一夜。明早梳洗飯罷時，正欲出門探聽唐賽兒事情，只見門外走進兩位大漢。于公見二人相貌堂堂，威風凜凜。先行者方面巨耳，鬚長至腹；後隨者虎頭環眼，狼背熊腰，體貌甚巍。于公見了，即與施禮，就拉同坐，問曰：「足下何來，高姓大名尊表？」其鬚長者答曰：「某渭南人也，姓石，名亨，字大通。此乃吾之姪也，名彪，字伯虎。世家軍籍。因伯父石岩在此石棚寨為把總，與姪同來探望，欲圖進身立業。到此店中吃些酒飯，然後再去，不期有緣相會兄長。」于公遂喚酒家排酒，三人同桌而坐。石亨亦問曰：「兄長尊姓大名？何處人氏？到此貴幹？」于公答曰：「小弟姓于名謙，字廷益，杭州人也。因岳父在此作教官，不期病故，特來搬喪。偶值唐賽兒作亂，不能前進。正欲思一計以除一方之害，幸遇二兄進店，莫非天與相會乎？」

三人坐間談論些文章武略之事。忽見一僧進店而來，坐在下首桌上，口中急喚酒家快將酒飯來吃。口內說著，一邊又看著於、石三人，乃大聲曰：「好奇哉，好奇哉！為何店中有此三位將相，在此相敘？」於、石聞言，一齊問曰：「老師莫非能風鑿乎？」僧答曰：「然也。」於、石即邀老僧同席而坐。于公認得老僧，這老僧亦認得于公，各各拍掌大笑。于公曰：「老師曾認得學生幼年在杭州布政司前戲言相識否？」老僧曰：「是也。記相公總角時相戲，所許日後乃台輔之器，斯言可記得否？」于公曰：「不敢，恐老師過獎之言。」因顧二石曰：「此老師相法果神，非他人所及。小弟幼年相會老師，不覺又過卅年矣。老師真得禪養之妙，尊彥不老。」二石遂問老師法名尊號。老僧答曰：「山僧法名蘭如，號古春。」二石聞言忙下禮曰：「聞名久矣！今幸有緣，敢煩老師別鑒，指示前程。」蘭如笑而答曰：「適間睹三位尊容，使山僧甚是驚異，所以言為何有三位將相敘於此店。二君日後公侯之相。此位相公，日後幸輔之相也。」古春仍歎曰：「當今非亂世，何乃出此將相？日後俱成救亂之人。」二石再三求古春細鑒一鑒。古春遂問二石高姓大名。于公一一道其姓字。古春曰：「三君不信吾言，待山僧寫出他年貴顯，留此字為左券，以神吾術。」古春遂寫詩一首。先寫與石亨，詩云：

眉如劍楞眼如虹，凜凜身軀體貌豐。
耳大相方漢昭烈，鬚長堪比美髯公。
時來仗勇誅千騎，運至憑威破萬雄。
睹此儀容誠可羨，後來品爵極尊榮。

石亨觀之，心中大喜，曰：「老師褒之太過，恐某不能到此地位。」古春笑曰：「山僧不謬言，日後自顯。」又寫一詩，遞與石彪，其詩云：

鬚鬚一部茸而清，狼背熊腰似虎形。
燕額當年同翼德，虎頭今日類班生。
輕舒兩臂真驍勇，獨立雙眸甚淨寧。
邊塞他年人畏伏，元戎掌握顯身名。

石彪看畢，稱謝不已。古春仍寫一詩，送與于公，其詩云：

巍巍體貌若天神，炯炯雙眸耀朗星。
聲似洪鐘欺項羽，面如冠玉賽陳平。
擎開赤手安邦國，誓展丹心佐帝廷。

他日救時真宰輔，後人誰不羨忠貞。

于公看罷曰：「重蒙老師獎許，恐學生無有是日。」古春答曰：「山僧昔年許公宰輔，今日豈肯謬言。日後三君貴顯，方知山僧之言不妄。」復歎曰：「山僧閱人多矣，不意今日將相奇達於此。」又歎息者數聲。三人見古春三歎，遂問其故。古春曰：「山僧歎息者，奇三君之數耳。」

四人正談飲之間，只見一俊俏後生，領著一披髮女子進店來。後生朗唱一曲，謳音清亮；女子亦吹一曲蕭，清韻可人。于公問後生曰：「汝是何方人？姓甚名誰？」後生答曰：「小人姓蕭，名韶，原是北方人氏。父親因到南邊教演吹唱，年老欲還家鄉，不料病故。母親又三年前已死，遺落我兄妹二人，不能還鄉。幾次欲賣身葬父，小妹又無倚仗；幾次欲賣妹搬喪，又不忍同胞分散，只得趕趁度日。不料於今唐賽兒作亂，米粟甚貴，難以度日。若得達官稍助盤費，我兄妹二人帶得父母靈柩回家，存歿感恩非淺。」

于公見說，心中惻然，曰：「觀汝所言，一點孝心。吾欲助汝盤纏，奈賽兒作亂，關河阻隔，難以回家。汝能依吾一事，令汝忠孝兩全。」石亨聞言問曰：「於兄如何令他忠孝兩全？」公曰：「吾聞賽兒作亂，昨夜正思欲施一計以除之。今見蕭韻伶俐，又能吹唱。觀他是孝心之人，此事可托。吾欲授一奇計於蕭韶，令他潛地投入賽兒營中，使其內中取事，以除一方大害。除了賽兒，就是盡忠；那時搬喪回去，就是盡孝。」即喚于康取銀伍兩，付與蕭韶，曰：「汝將一半銀子，把父母靈柩權寄在寺院或墳塋空地之處。吾令授汝一計，必然成功。」蕭韶見公惠此大恩，即拜於地曰：「蒙達官厚德，使蕭韶赴湯蹈火，亦不敢辭。」公曰：「吾有一友姓許，見任騰縣知縣。我修書一封，附一奇計在內。汝與妹子即投賽兒營中，依計而行，無有不中。」公遂修書附計，令蕭韶同妹子前去。

蕭韶領了，即辭于公，往別徑取路到滕縣，呈上于公書計。許知縣見了，暗羨曰：「吾友此計果奇。」即令蕭韶與妹投入賽兒營中，行陽施陰奪之謀，用裡應外合之策。許知縣會合傅總兵之軍，殺了賽兒，除此一方大害，實于公指示之謀。其計甚秘，功為許知縣所得，故杭人有言公初出衡門第一功者，即此之謂也。于公即遣蕭韶去後，二石與古春不知所附何計，各各暗中稱羨，俱皆作別而行。

石亨與石彪往別路來投見其伯石岩。石岩一見大喜，曰：「吾正思汝二人，今日到此，足慰我懷。」因領亨、彪來投見傅總兵。傅總兵見亨、彪英勇貌偉，遂留於麾下。後因收妖賊有功，升亨為鎮撫之職。不數月，其伯石岩病故，無子，亨遂襲其指揮之職。石彪亦有功，遂授把總之職。

且說于公自別古春與石亨叔姪，取路逕到濟南府來，收拾岳父董鏞靈柩。董鏞原中進士，選為翰林庶吉士。居位不數月，因劾當道，反被當道唆言官劾其越職論事，遂降為濟南府府學教授；在學三年，升為永豐縣知縣，未及到任病歿。董鏞為教官時，甚得諸生之心，雖上司亦皆敬仰。于公因搬喪到彼，三司府縣諸生，皆有祭賻之儀。公該受者受，該卻者卻。一惟以禮自處。諸生亦皆雅重于公。公即辭諸友眾官，搬喪而回。拜見父母，安葬岳丈已畢。諸親友皆來弔奠。事完，當有良友高孟升、吳彬庵、吳雄、劉貢父等，來拉于公同去看書。未知在於何所，後篇可見。